

金石志序



天地之菁華蓄之久而必發古今之文物集其成而始
宏竊嘗攷諸史冊上下二千年縱橫數萬里漢魏六朝
唐元之世率皆設官西域分地而治其時固儼然文明
之邦也然世代變遷干戈擾攘桑田滄海感慨係之追
想古昔遺跡其沉霾於流沙古城中爲山靈呵護以長
存者何可勝道近年敦煌千佛洞出有唐人寫經數千
卷爲學部檄載以去自時厥後人人知國粹之可保咸
欲窮搜冥索藉資攷古新疆之于闐吐魯番爲古毗沙
新疆圖志

金石志序

與高昌地出土古物往往經西人購取如司泰音於于
闐掘得漢之竹簡符節匱齊尙書於法博物院拓歸吐
魯番所出大涼王且渠造寺碑無一不精美可珍爲自
來金石家所罕見然地不愛寶或沒或現究無所容心
於其間也辛亥春

大化奉

天子命巡撫斯邦由燕豫而歷秦隴至伊吾而望天山雖未及

登臨憑弔摩挲漢唐遺碑而慨想古人當年立功異域
以取封侯者不禁惶然媿矍然興已繼此以往凡所履
之境遇有古跡輒留意於日記既至省垣考察政治見

志局編輯有金石一門頗能搜羅宏富攷據精詳茲當
薈萃成書而問序於余余乃正告曰前人之事蹟史不
悉載惟金石與墨本以傳之金石墨本不能常存而又
藉著述以傳之述著之家至

本朝極盛編纂之徒不下百數有限以時代者如翁氏兩
漢金石志嚴氏漢金石例申氏涵真閣漢碑文字跋范
氏分隸偶存是有限以省分者如孫氏京畿金石攷范
氏畿輔古石刻畢氏中州及關中金石記翁氏江右金
石記阮氏山左金石志朱氏安徽金石志是有限以一

新疆圖志

金石志序

一一

郡一邑者如嚴氏江甯金石志丁氏武林金石錄葉氏
嵩陽石刻記段氏益都金石志是其間或例宗歐趙或
體仿洪氏誠宇宙之大觀賞鑒之鉅帙也夫天下之物
之不易購也拘謹之士每誚搜蒐爲多事致使希有之
品瓌麗之文終焉湮沒不傳既無以備輶軒之採擇復
無以參經文之畧詳是亦稽古者之大憾也今閱此志
自漢魏唐元迄於

國朝得三十四種凡額之題字陰之題名經尾之題識胥
詳載而無遺而於漫漶不可辨識者缺之別體之殊其

點畫者釋之其制之長短寬博則以漢建初慮僂尺度其分寸並志其行字之數使閱者一展卷而確有援據後又以按語作証以題跋爲評可以攷輿地之沿革訂文字之源流大之堪補史傳之缺失小之亦藉見前朝之遺風其所係豈淺顯哉抑余更有進焉者我

朝

金仁之學超前軼後新疆雖爲文獻久無可徵之地倘得聚天地之菁華集古今之文物合數十家之探秘搜奇綜千百年之遺文妙墨集其大成而傳之永久則書之已傳與未傳並合其人其書以俱彰卽英雄豪傑之

新疆圖志

金石志序

一一一

勒名燕然以耀後世而垂無窮者亦藉此以永傳不朽豈非文壇盛舉哉是又余之所望者也是爲序

宣統三年歲次辛亥冬十月撫新使者渦陽袁大化謹

序

新疆圖志卷八十八

金石志一

偉哉昆侖玉生於山金出於淵沃舒千里實爲帝之下
都蓋三代之前金石創造大都兵戈耒耜以前民用至
若金泥玉簡丹甌銀甕之屬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
已漢後開通西域觀兵耀德覃及鬼方亞斯之代軍城
瀚海靡不宣臻及我

國朝

準回向內天山南北勒有天章西顧荒服懷我文德多
歷年所簡編雖毀於兵燹而山涯水涘厥有鴻文鉅製

新疆圖志

金石志一

尙可摩挲苟任湮滅斯文墜地匹夫有責況于官守然
而錄集圖攷上罔顯於漢魏中莫盛於有唐邇靡著於

聖清

郁郁乎煥哉鸞龍之文奮矣以視湯盤孔鼎岐陽之鼓
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桓碑彝器之銘與鬼神爭
奧與日月具懸又奚讓焉若然者非徒以華國文章照
耀絕域昭茲來許也蓋書勛崇德之典實足鼓舞後人
自強自愛之心思文獻足然後能徵東魯嘗言之矣

漢張博望侯殘碑

西域水道記云張博望殘碑在伊犁南山中文字剝

蝕尚餘二十字進鴻鈞於七五遠華西以八千南接
火藏北抵大宛

方士淦東歸日記云伊犁西南卡倫外那林河草地
羣山圍繞中有大海海沿有碑相傳漢張騫所立松
公筠遣人摩挲字在在無間不可辨識案大海即圖
斯庫勒碑已無存

漢李陵題字

宋王延德使高昌行記云自夏州歷樓于山都督山
唐回鶻之地又經驢山望鄉嶺嶺上石龕有李陵題

新疆圖志

金石志一

二

字處案其地當在哈密城東鐵爾版金莊及一顆樹
附近之處一統志云石刻今不復見

漢裴岑紀功碑

碑在鎮西城北二百餘步關壯繆祠西階下徐松度
以慮僂尺碑高四尺三寸寬一尺八寸六行行十字
隸書其文曰惟漢永和二年八月燉煌太守雲中裴
岑將郡兵三千人誅呼衍王壽斬馘部衆克敵全師
除西域之灰蠲四郡之害邊竟又安振威到此立海
祠以表萬世金石圖云碑在西塞巴爾庫爾城西五

十里地名石人子以碑上銳下大孤筍挺立望之如石人故也雍正七年大將軍岳鍾琪移置將軍府十三年撤師又移置漢壽亭侯廟

兩漢金石記云是碑土人有重刻者其真本多爲榻手描失故真本亦往往不同然必其有描失之痕者乃是真本若其無描畫之迹而有失誤者則非真本牛真谷云是碑以篆爲隸然是由篆變隸之漸漢碑多如此灰即灾字變灾爲灰猶寓作厲也重刻本或譌作疾而金石圖誤因之牛氏又訛艾爲乂文義乖

新疆圖志

金石志一

三

違此其最甚者也蓋摹本既非一本如兵字之上半裴振表字之下半諸榻本往往有誤而未若牛氏所摹之尤甚耳四郡者即所謂河西四郡武帝所置也延光二年尚書陳忠上疏云敦煌置校尉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是也敦煌太守本以治西域事而衍王在北爲之掎角其在前則陽嘉四年呼衍王侵車師後部漢發兵救之掩擊於勒山不利者即敦煌太守也其後元嘉元年漢吏士四千餘人出塞至蒲類海呼衍王聞而引去漢軍無功而還者亦敦煌太

守也惟是年雲中裴岑斬馘部眾爲前後罕見之績而史顧闕焉何也是碑重摹之本亦在巴里坤未可以得自塞上者遂爲真也長沙顧蘆汀文鉷重刻於濟寧者乃作立海祠蓋亦非從真本出耳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云按漢自安帝以後北匈奴呼衍王帝展轉蒲類秦海間專制西域共爲寇鈔及班勇爲長史破平車師西域稍通順帝陽嘉四年春呼衍王復將二千人攻後部破之當是時呼衍之勢日張岑能以部兵誅之克敵全師紀功勒石可謂不世

新疆圖志

金石志一

四

之奇績矣而漢史不著其事蓋其時朝多秕政妨功害能者衆而邊郡之文簿壅於上聞故也

申兆定漢碑文字跋云考漢書順帝永和二年二月鮮卑寇遼東護烏桓校尉耿曄率南單于擊破之六月西域長史班勇敦煌太守張明討焉耆尉犁危須三國破之竝無裴岑克敵之文夫將兵克敵誅其名王厥功偉矣乃見遺於史官功名顯晦豈非命乎

金石萃編云按是碑在巴里坤城西北三里關帝廟前巴里坤今已譯改爲巴爾庫爾亦爲巴爾庫勒於

前漢爲匈奴東蒲類王茲力支地後漢屬伊吾盧地
後魏屬蠕蠕隋屬伊吾郡後入突厥唐屬伊州伊吾
縣明屬瓦刺詳見西域圖志其地西北山麓檻泉競
發分爲三支匯入於巴里坤淖爾即漢蒲類海也碑
稱永和二年爲後漢順帝十二年史傳不著其事蓋
當時敦煌郡人爲裴岑建祠而立乾隆二十二年平
定伊犁表文達公奉 命按行其地親見是碑得
拓本歸遂顯於世後求者頗衆成卒模糊以爲利好
事者怨其剽損刻一本以代之故近編非真本也初

新疆圖志

金石錄卷一

五

在關中門入申子兆定重摹一本勒石碑林蒼勁幾
亂真故亦爲時所愛申子又嘗重摹東漢仙集留題
字卽刻于裴岑碑陰云

西域圖志云漢永和碑爲後漢順帝之十有二年史
傳不著其事疑當時敦煌郡人爲裴岑建祠而立後
乃改祠爲廟耳

案西域水道記作海祠西域圖志作德祠韓崇寶鐵
齋金石跋曰按紀昀如是我聞載此碑云在巴爾庫
爾城外海子海上上海子爲冷龍所居城中不得鳴夜礮

夜嘯鳴則冷龍震動天必奇寒所謂海子者漢之蒲類海也當時吏民建祠刊石于海上故云立海祠德字之謠不攻自破今碑德海二字漫滅不甚可辨

煥彩溝漢碑

熊懋獎西行記畧云煥彩溝舊名棺材溝岳威信公改今名

西域水道記云煥彩溝在姜行本碑東南五十里煥彩溝三字立石路側理藩筆帖式正書填以朱其石亦漢碑石之陰隸書四行首行曰惟漢永和五年六

新疆圖志

金石志一

六

月十五日闕二行曰臣雲中沙南侯餘皆不可辨識或云孝廉舊邱烏埒張掖長九字或云獲字祖奮

漢烏壘摩崖石刻

烏壘石刻在今拜城東二百里明布拉克山光緒三年劉襄勤錦棠督師西上郡將提督徐萬福統建威軍先驅至拜城境營夫樵探至山見此石刻萬福梯絕壁剔苔蘚搨數百紙石高一尺三寸寬一尺額文三行行三字首行第一字似烏第二字當是壘第三字闕當是官名二行第一字是淳第二字似于第三

字闕當是人名或云即頌文中建字三行是作此頌
三字頌文凡八行第一行龜茲左將軍劉平國以
字發家第二行從人孟伯山狄虎賁趙常闕三第三
行闕三程何闕二六人共來升闕三第四行闕四八
月一日始斲崖作闕三第五行闕三萬闕一人民喜
長壽億年宜子第六行孫永壽四年八月甲戌朔
字二日第七行闕一西闕一建紀此東烏壘關城闕
字第八行闕三軍所作也闕一披闕

案永壽四年為漢桓帝之十二年考通鑑目錄是年

新疆圖志

金石志

八月朔實為甲戌朔字當是一字西上當是乙字漢
書西域傳龜茲有左右將後漢班超傳云超發于闐
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
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蓋左右將亦稱左
右將軍此刻龜茲左將軍即其職也劉平國無可考
乃漢人為西國官者玩其文義蓋烏壘關人淳于某
為將軍劉平國作頌之詞

漢書西域傳龜茲國東至都護治所烏壘城三百五
十里烏壘在龜茲之東故此石稱東烏壘關城西域

圖志謂烏壘當今喀喇沙爾之策特爾其國屬地當北至今拜屬之明布拉克山而建闕於此

喀什噶爾山洞石壁古畫

槐西雜志云喀什噶爾山洞中石壁剝平處有人馬像回人相傳云是漢時畫也頗知護惜故歲久尙可辨漢畫如武梁祠堂之類僅見刻本真跡則莫古於斯矣後戍卒燃火禦寒爲煙氣所薰遂模糊都盡惜初出師時無畫手橐筆摹留一紙也余嘗惜西域漢畫毀於煙煤而稍疑一二千年筆迹何以能在從姪

新疆圖志

金石志一

八

虞惇曰朱墨著石苟風雨所不及苔蘚所不生則歷久能存易州滿城接壤處有村曰神星大河北來復折而東南有兩峯對峙河南北相傳爲落星所結故以名村其峯上哆下斂如雲朶之出地險峻無路好事者攀踏其孔穴可至山腰多有舊人題名最古者有北魏人五代人皆手迹宛然可辨然則洞中漢畫之存於今不爲怪矣

案阜康縣博克達山道士黃智貴言博克達山福壽寺西南七十里至松樹頭又南二三十里有青石壁

長二里許上皆朱畫山水樹木城池人物字不可識磨之愈顯有邑武生李有貴刻石一角畫一牛爲下坡狀刻時斷其尾與喀什噶爾山洞中所畫正同蓋亦漢時物也

北魏金剛經殘碑

碑出吐魯番城北一百二十里本頭溝光緒三十四年土人掘地得之碑高二尺餘寬二尺五寸厚一尺共二十二行行二十三字書法秀逸的是北魏時筆意同知會炳燭移皮廳署中

新疆圖志

金石志一

九

北涼且渠安周造寺名功刻石

首行爲撰文姓名曰中書郎中夏侯燊作碑文一行

闕十形原始德興於六度孝終著兮慈悲然望樹理翰

者用遊其方帟宗研味者莫究其極宣亥扉冲邃二

闕八行字

見頽其城溼天明鄣其神慧故使陵天之舉

不出於三界帝八之韻莫闡於域中非夫拔迹緣起

之津三行

闕八字

用覺滯寢於昏夢拯弱甞於炎墟爰

有含露獨悟之士輞日月於方寸昊十號以降生願

塵海之颺濫懼四行

闕七字

懼於駭浪望道流而載馳

朝飢思饑雨甘露以潛貸幽夜莫曉川慧日以成早

二邊業止遍以洞照四倒五行闕七行擢化功之不

建道世之或凌故害懷不請之友以隆法施之弘弥

勒菩薩控一乘以葭駢超二漸而立論六行闕六步

フ左右壹空藏積苦行於十地隨所化而現生功就

寶庄來為郢匠 王震希音以移風大士運四攝以

護持七行闕四嚴土二塗革為道場逝起滅以離盡

入定窟以澄神深心幽扣則儀形 前乃誠孟浪則

永劫莫覩斯信敬者所八行闕四一慢者所以自惕

新疆圖志

金石志一

十

涼王大且渠安周誕妙識於露府味絨馘而獨詠唯

統天理物日日万機而謙譏之心不忘造次九行闕

字闕之寄送旅猶飛軒之佇唐肆罪福之執行業若影

響之應形嚴一念之善成菩提之果瞬息之忘嬰累

劫之苦殖十行闕三之中不弘解脫之致隨巨波以

輪迴受後有而不息唯抗纏於天衢終共駕於天擇

乃虛懷潛思遠惟冥救構常住十一行闕二不二

之韻圖法身之妙證无生之玄譙束教迷方者覲真

容以遐興離今逐末者守彭薦以致極規謨存於兼

拯經十一行闕四成地庶欣然咸發道心於是降業
之右惟一箇之不倦熙神功以悟世爰命史臣載籍
垂訓有鄙之微思不卑類十三行闕三少之有幸遇
交泰於當年目覩盛美心生隨喜嗟嘆不足刊石抒
懷十四行闕三遽批之者尠實際无崖曠代莫踐妙
夫正覺朗鑒獨昉不退之輪不二而轉彼埤之激超
昇其巖既昇其巖又釣其十五行闕二有中流濟彼
二邊我見不逝我疾弗閑果而不證滅而无刊隨化
現生壹父大千道不孤運德必有鄰乾乾匪懈匪敬

新疆圖志

金石志一

十一

十六行闕二不請之友日遠而臻補處之覺對揚清
塵拯隧三塗弘道交淪隄曰法王小賴輔仁於鑠彌
勒妙識淵鏡業以行隆土十七行闕三始覆惟勳一
蘆彌競道與世與負荷頤命恢恢大猷引在嗣正藹
藹戢斗寢斤侯躬名以表實像亦載形虐空无際十
八行闕三名功就寶庄來踐法蓮立珠一曜億出皆
明何得何證利益我生有双應无求不盈遲矣拈王
寔天將讚覽彼羊十九行闕三樣散瀑流洗心望樹
理翰誓式鼻率經始法館興因民顛崇不終早有蔚

其麗有炳其煥德輔難舉尅在信心須達二十行關
字應供雲矜冲懷寘契古亦猶今豈伊寶蓋發意羊
簪英右選興奔高等關一憑斯致永闡法林俾我億
兆翻飛寸蔭尾紀年題名二十八曰水平三年歲次
大梁月呂无射量功興造哉集星紀朱明戡辰都竟
監造 陆法鎧典作御史索寧

王仁俊敦煌石室真跡錄云按北涼且渠安周造寺
功德刊石在新疆喀喇和卓城出土光緒二十九年
後爲德意志國運至柏林國家博物院者已六年矣

新疆圖志

金石志一

十一

乙巳秋考察憲政大臣托活洛端方奉使歐美丙午
歲莫爾圖攜拓本二其一尙未數四分之一即完者
闕字猶多項從友段得德人法蘭基氏調查是碑傳
書內景照之本較爲明善俊遂手摹於右但德人釋
文亦有馮凡斷者如四行慧上明字六行王上法字
七行前上目字十行駕上傾字十五行中土在字壹
下變字十六行不請上躋日二字十八行感斯二字
二十行等下深顛二字後則以景本所無故存一說
於此不敢遽沾入碑文也有誤釋者如一行形泉作

形廉考終作孝終二行希夷作齊夷拔迹作扶迹三
行輶日作軸日五行萇駟作長驅六行左右作在若
八行惛者作悔者九行影嚮作影嚮細音十六行補處作
補處十七行戡即龍集之戡而以爲戕十九行須達
作順達二十行永闡作兆闡末行題名索寧寧文甚
析而誤寧爲字俊則以景本詳審而不敢曲從異說
也又按魏書北涼傳安周牧犍弟樂都太守牧犍降
南鼠吐谷渾沮渠無諱渡流沙遣安周西擊鄯善降
之因住鄯善無諱留高昌病卒後爲茹茹所并崔鴻

新疆圖志

金石志

十一

十六國春秋北涼錄曰安周茂虔弟七弟封屋蘭縣
侯爲樂都太守後據鄯善因而自王遣使詣建康入
貢宋主詔授涼州刺史河西王後爲蠕蠕所并且作
沮茹作蠕牧犍即茂虔翻譯音變也以魏書高昌傳
校之高昌本漢戊巳校尉屯所崔書止言宋授安周
爲河西王唯魏書鄯善傳則謂宋封爲戊巳校尉河
西王并參以北涼傳安周代無諱之說明乎安周之
都碣在高昌即今之喀喇和卓也明作喀喇火州在吐魯番東附近四
十里破城也是石之立宣釋釋教稱頌造寺功德者其故

有二一則西涼之地金行好殺假我佛慈悲以誘之
有神道設教之遺意馬一則且渠家教素奉大法安
周蒙業而安有能讀父書之風焉北涼錄曰蒙遜素
奉大法志在弘通欲請出本曇無讖以未參土言又
無傳譯恐言乖于理不許即翻于是學語二年通曉
華言方譯初本分爲四卷是其證也或疑此石之立
安周尙有遺愛距涼亡七十年之久猶思其功德而
頌之然考此石之立決非魏宣武永平三年也何以
言之吾友宜都楊中書守敬曰碑立於建西年計安

新疆圖志

金石志心一

十四

周在位凡十六年魏眞君六年歲值乙酉爲安周之
二年與碑三年不合魏太安三年歲次丁酉爲安周
之十四年與碑建西合矣而碑字不似太安安周父
兄皆改元僭號安周雖失故國仍稱河西王丁酉之
三年或其最後之改元也若魏宣武之永平三年上
距和平元年四十九載遠不相及通鑑於宋大明四
年載柔然攻高昌殺沮渠安周滅沮渠氏魏書但稱
爲蠕蠕所
並不言殺安周通鑑
當採崔書原本也以闕伯周爲高昌王是安周且

不保其身其臣非虜卽散能於數十年後爲立碑頌

德乎据楊君此說則石刻不及其亡國之慘夏候祭
索寧必安周稱王時人安周故國爲魏奪新都又爲
茹所并茹茹亦非魏屬何至其臣名而稱魏正朔乎
况永和三年非建酉其不得附合斷然矣索爲敦煌
望族据姓譜則漢索班晉索靖索綝石刻則唐索勳
索奉璠索定國据史通外篇則索綏作涼國春秋五
十卷据隋書經籍志有索氏譜注卷亡而世說傷逝
篇注引索氏譜有索元厯皆可證唯北涼錄有索敞
字巨振敦煌人蒙遜時爲劉昞助教昞亦前涼著名

新疆圖志

金石志一

十五

文士或謂寧即敞之族人殆其然乎題名有法鑑者
据北涼錄有法進爲蒙遜所重亦法鑑之流隋志霸
史涼書十有注沮渠國史惜今日已佚今得此石可爲
沮渠國史增一掌故矣不知徐星伯見此如何驚歎
也此石造句古雅熟於內典字體險勁近廣武將軍
碑真至寶也

案吐魯番出土經卷有佛說菩薩藏經殘卷尾署大
涼王大且渠安周所供養經承平十五年歲在丁酉
據此則是刻爲承平非永平也宋書無諱夔據高昌

元嘉十九年遣使奉表太祖詔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涼河沙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西夷校尉涼州刺史河西王蓋封王之次年癸未即僭改私元爲承平元年明年甲申元嘉二十一年無諱死安周代立封如其兄仍沿用其兄年號故推之三年爲乙酉推至十五年爲丁酉也

唐姜行本碑

巴里坤庫舍圖嶺山巔有關壯繆祠祠東三十餘步有石室皮姜行本碑蒙古語庫舍碑也以嶺有唐碑

新疆圖志

金石志一

十六

故名西域水道記云人言碑至神異相戒不得搦搦即致大風雪斷行人以慮僂尺度之碑高七尺五寸寬二尺七寸一分厚七寸十八行行四十七字正書額五行行三字亦正書額曰大唐左屯衛將軍姜行本勒石口口文碑曰昔匈奴不滅竇將軍勒燕山之功闐越未清馬伏波封銅柱之迹然則振英風於絕域申壯節於異方莫原碑似無字不騰茂實於千秋播芳

猷於萬古者矣

大唐德合二儀道高五帝握金

鏡以朝萬國調玉燭以馭兆民濟二衣冠煌二禮樂

郎將上柱國淮安縣開國公衡智錫左屯衛中郎驛
上柱國富陽縣開國伯屈昉左武侯郎將李海岸前
開州刺史時德衡右監門府長王進威等並率驍確
鼓行而進以貞觀十四年五月十日師次伊吾時羅
漫山北登黑紺所未盈旬月尅成奇功伐木則山林
殫盡叱咤則川谷蕩薄衝梯斲口百櫓金石萃編冰
碎金石萃編機檜一發千石雲飛墨翟之拒無施公
輸之妙詎比大揔管運籌帷幄繼以中軍鐵騎巨原

野金鼓動天地高旗蔽日月長戟慧雲案碑文日月

新疆圖志 金石志一

似尙有一字長金石萃較上句少一字不知何故戰慧雲編慧作蔽自秦漢出師未有

如斯之盛也班定遠之通西域故迹罕存鄭都護之

滅車師空聞前史雄畚世著彼獨何人乃勒石紀功

傳諸不朽其詞曰於赫大唐受天明命化齊金石萃

得一案一字碑文不功無與競荒服猶阻夷居不定

乃拜將軍歿茲臬鏡其一六奇口思羣雄逞力陣開龍

膝金石萃編營口口口口麗星光旗明日色揚旌塞

表振威西極二峨二峻嶺渺二平原塞雲暝結胡風

晝昏金石萃編口口口口高樹吟猿金石萃編銘功

鑽德口口口口其二大唐金石萃編無貞觀十四年歲

次庚子口口六月丁卯朔廿五日辛卯立瓜州司法

參軍河內司馬下闕金石萃編闕五字碑左側題名兩行曰交

河道行軍總管驍左衛將軍上柱國金石萃編上柱國三字空口

口口口口口薩孤金石萃編薩孤二字空吳仁領右軍十五萬

金石萃編十交河道行軍總管左武衛將軍上柱國

口口縣開國公牛進達領兵十五萬右側題名三行

碑右側三行金石萃編未詳惟辨集口十柱國字疑是侯君集率

十柱國也唐書姜行本傳其處有班超紀功碑本磨

新疆圖志

金石志一

十九

去其文更刻頌今碑之左側猶存隸迹牛進達名秀

以字行有碑在醴泉縣

奉使西域記云濶石圖者番語碑也嶺上有唐侯君

集領兵四十萬西征之碑而字已剝落不成文矣

關中金石記云此即太宗詔伐高昌麴文泰事也唐

書高昌傳稱侯君集為交河道大總管薛萬均薩孤

吳仁副之契苾何力為葱山道副大總管牛進達為

行軍總管率突厥契苾騎數萬討之據此云口孤吳

仁領右軍十五萬牛進達領兵十五萬與史言相合

申叙君集封陳國公行本封通川縣男史俱不及文
後有瓜州司法參軍河內司馬太真詞具行當爲撰
文人姓名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云姜行本紀功碑文多剝落攷
唐書姜行本傳高昌之役磨去古刻更刊頌陳國威
靈卽此碑也行本嘗封通川縣男新舊史皆失載碑
今在哈密城北天山之麓土人名濶石圖漢言碑嶺
也侯君集傳稱高昌平君集刻石紀功乃別是一碑
今已無存舊一統志誤以此卽君集所刻乃云高昌

新疆圖志

金石志一

二十一

卽吐魯番地東去哈密尙一千五百里此嶺在天山
上當是君集旣平高昌凱旋而東過此山因而勒石
倣竇憲勒銘燕然之意震耀武功非勒石於高昌國
都今按碑額題大唐左屯衛將軍姜行本勒石紀文
則非君集所刻明甚君集克高昌在八月癸酉而碑
立於六月辛卯蓋在進兵之時亦非凱旋後所刻也
唐書西域傳拜侯君集爲交河道大總管左屯衛大
將軍薛萬均薩孤吳仁副之碑無薩孤吳仁名疑西
域傳誤

授堂金石跋云按碑番言科舍圖故又名科舍圖嶺
今屬巴里坤一統志高昌卽吐魯番地東去哈密尙
一千五百里哈密唐時伊州伊吾縣自貞觀四年內
附卽置州縣此嶺在天山上當時君集旣平高昌凱
旋而東過此山因而勒石唐書侯君集傳及西域傳
所云刻石紀功卽指此碑當時必以天山高峻做竇
憲勒銘燕然之意震耀武功非勒石於高昌國都者
據此則今哈密北碑嶺之碑宜立於平高昌凱旋後
也然考唐書太宗紀貞觀十三年十二月壬申侯君

新疆圖志

金石志一

一一一

集爲交河道行軍大總管以伐高昌十四年八月癸
酉克高昌九月癸卯赦高昌部十二月丁酉侯君集
俘高昌王以獻西域傳高昌捷書聞天子大悅君集
勒石紀功而凱旋浮智盛君臣獻觀德殿行飲至禮
侯君集傳高昌平君集勒石紀功還以此參互求之
是侯君集勒石紀功當在八月癸酉以後而今碑嶺
之碑石刻六月辛卯可知其非一碑更以姜行本傳
磨班碑更刊頌之文考之則此碑之建當在伊州造
械之際進平高昌之前卽按碑文所載僅侈軍容未

陳凱績亦相符合然則侯君集平高昌紀功當別有刻石未可云即指此碑而當日紀功之碑亦未必不立於高昌國都也碑在遠方摹拓者少近時錢少詹事嘗跋其文云碑多剝落以余推之僅十餘字墨濕暈不可識案文內所序事跡始末云高昌國者乃是兩漢屯田之壁遺民之所居麴文泰即其酋豪也又云雖沐仁風情懷首鼠杜遠方之職貢阻重譯之往來唐書西域傳文泰與西突厥通凡西域朝貢道其國咸見壅掠伊吾嘗臣西突厥至是內屬文泰與葉

新疆圖志

金石志卷一

一一一

護其擊之帝下詔讓其反覆今碑所指是也錢君指碑無薩孤吳仁名疑西域傳誤碑案前二行於正文不屬題云交河道行軍總管左武衛將軍上柱國口城縣開國男牛進達領兵十五萬與唐書載武威將軍牛進達爲行軍總管率突厥契苾數萬討之合則當時二人名固在也但諦認此二行字不似碑正文或行本自紀其功而二人班師後另書名於此爾行本傳高昌之役出伊州距柳谷百里其處有漢班超紀功碑行本磨去古刻更刊頌陳國威靈今碑式與

裴岑紀功碑相類信爲漢製無疑行本粗莽可爲歎息也金石萃編云按此碑乃姜行本伐高昌時道過天山所立也是時帥師者侯君集而碑文則專紀姜行本營造攻具之功也新唐書姜暮傳暮子確字行本以字顯貞觀中爲將作少監護作九成洛陽宮及諸苑籓以幹力稱蓋其智巧精於營造者也其伐高昌造攻械事與碑合侯君集傳新舊史俱言先封潞國公後授陳州刺史改封陳國公關中金石志謂史不及者偶失檢也侯君集薛萬均史皆與碑合劉德

新疆圖志

金石志一

一一一

敏以下俱無收行本傳雖云行本磨去古刻更刊頌陳國威靈而碑文詳叙行本造械云機槍一發千石雲飛墨翟之拒無施公輸之巧詎比似是從征者所頌并非行本所自爲也嘉興許燦晦堂詩鈔有漢唐紀功碑詩云周郎從軍越絕塞好古所至窮蒐羅古碑出見豈偶爾鑿地竟得雙嵯峨詩作於康熙間是漢唐二碑出土同在一時漢碑未嘗磨去也原註云碑文云維漢永和二年八月敦煌太守雲中裴岑漢將郡兵三千人誅呼衍王等斬馘部衆克敵全師除

域之灾蠲四郡之害邊境又安振威到此立海祠以表萬世唐碑前題云大唐左屯衛將軍姜本行勒石紀文末題歲月云大唐貞觀十四年歲次庚子六月丁卯朔二十五日辛卯云云又文中紀三總管銜名悉與此碑合又乾隆間錢塘施養浩出塞存稿有邊碑詩自註云巴里坤漢碑惟漢永和二年八月敦煌太守雲中裴岑將郡兵三千人誅呼衍王壽建祠以誌萬世云原本湮沒今西門外廟僧立石殿階陋劣可笑雍正九年大將軍查郎阿以南山達坂陡峻不

新疆圖志

金石志一

一一四

能運車糧乃相度山形開鑿以通之山巔得唐碑係貞觀十四年伐高昌麴文泰左屯衛將軍姜行本勒石紀文碑字多殘闕據此則唐碑尚存而漢碑非其舊矣兩說不同如此要之行本傳稱磨者另一班碑非即永和二年裴岑碑所更刊頌之文亦另有一碑非即此碑也碑云高昌國者乃是兩漢屯田之壁遺兵之所居麴文泰即其苗裔也舊唐書傳高昌者漢車師前王之庭後漢戊巳校尉之故地交河城前王庭田地城校尉城也然則侯君集為交河行軍大

總管是所伐乃前王庭矣傳又稱其王麴伯雅即後魏時高昌王嘉之六世孫隋煬帝時以戚屬宇文氏女爲華容公主妻之武德二年伯雅死子文泰嗣貞觀時西域諸國來朝貢者皆塗經高昌文泰後稍壅絕之即碑所云杜遠方之職貢阻重譯之往來者是也此碑及漢裴岑碑自岳鍾琪查郎阿兩將軍出塞以後始知西域有此二碑而流傳尙少戶部侍郎裘公曰修出塞測量道里攜兩碑以歸嗣後往來者購求攜帶流傳稍廣矣碑書芳猷作芳馥苑天山苑即

新疆圖志

金石志一

一一五

苑字慙彼蒼生慙當作慙廣韻慙聰也與慙字義別此殆避太宗諱借慙爲慙也率即率字機檜一發千石雲飛者左傳檜動而鼓音釋又作檜建大木置石其上發機以鎗敵者也高旗弊日即蔽字

舊唐書太宗本紀貞觀十四年八月癸巳交河道行軍大總管侯君集平高昌以其地置西州九月癸卯曲赦西州太辟罪乙卯於西州置安西都護府十二月丁酉交河道旋師吏部尙書陳國公侯君集執高昌王麴智盛獻捷於觀德殿行飲至之禮賜酺三日

案碑之立在六月二十五日辛卯與本紀言八月癸巳平高昌者不同西域圖志極辨侯君集刻石紀功與此非一碑今考高昌之平姜行本造械之功居多侯君集傳云大軍之發也上召山東善爲攻城器械者悉遣從軍君集遂刊木填隍推撞車撞其睨睥數丈積穴拋車石擊其城中其所當者無不糜碎遂拔之姜行本傳云行本率衆先出伊州未至柳谷百餘里依山造攻具其處有班超紀功碑行本磨去其文更刊頌陳國威德而去遂與侯君集進平高昌璽書

新疆圖志

金石志

一一六

勞之曰攻戰之重器械爲先將士屬心待以制敵卿星言就路躬事修營干戈纔動梯衝斃臨三軍勇士因斯樹績萬里逋寇用是尅平方之前古豈足相況合觀諸傳姜行本蓋先大軍出伊州專造攻具六月功成八月遂克高昌碑言未盈旬月克成奇功伐木則山林殫盡叱咤則山谷蕩薄機櫓一發千古雲飛墨翟之拒無施公輸之巧詎比皆行本自言造械之功故璽書勞辭亦專重此事也一統志謂侯君集平高昌後紀功碑卽是此碑此碑專言通川深謀妙思

並無紀君集者圖志之言是也

哈密之天山隋突厥傳稱時羅漫山唐書地里志曰
析羅漫山析者時之變音此碑正作時案後漢明帝
紀白山注作折羅漢山康熙輿圖錄蒙古語有查拉
馬哈山在哈密東北查折拉羅馬漫皆轉音字疑當
時稱折羅漫析爲折之訛字時又析之變音也

